

浙江小说
10家 / 海飞自选集 /

我少年时期的烟花

我少年时期的

海飞

著

烟花

作家出版社

浙江小说

10
家

我少年時期的煙花

我少年时期的烟花

一海飞

作家出版社

— 海 飞 自 选 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少年时期的烟花：海飞自选集 / 海飞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2

(浙江小说10家丛书)

ISBN 978-7-5063-9858-9

I. ①我… II. ①海…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1849号

我少年时期的烟花：海飞自选集

作者：海 飞

统 筹：张亚丽

责任编辑：周 茹 赵 超

装帧设计：薛 怡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10千

印 张：22.25

版 次：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58-9

定 价：49.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雨滂沱 / 001

由远而近的雨阵，在顷刻之间包围了牛村，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村庄。

胡杨的秋天 / 037

胡杨就伸出脚踢了一下，把一粒小石子踢得很远，把他自己的秋天，也踢得很远。

谁谋杀了小青 / 053

小青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小青的死亡一定跟她的漂亮有关。

C O N T E N T S

我作为丹桂房村长的片断 / 067

我想，我是村长，这就是我的村庄。
庄稼们在村庄以外的田野里夜以继日地疯狂生长。

去杭州 / 083

但是国国和天平都不知道，他们的火车奔向的是兰溪，一个和杭州方向刚好相反的地方。

王小灶 1986 / 093

王小灶站在操场边，王小灶很心痛，心痛是因为王小灶苦苦得来的东西，敌不过几个子弹壳。

C O N T E N T S

烟囱 / 113

在这个被雨淋湿的黄昏，我仍然看到了许多雨中的烟囱，喷出了潮湿而忧伤的烟雾。

化妆课 / 139

她的眼睛清澈如水，那些化妆品在她的眼眸里映成了倒影。

为好人李木瓜送行 / 161

然后，李木瓜的身影就突然淡了，像洇开了墨汁的水墨画一样，淡下去淡下去，像烟一样消失。

在人间 / 185

黄花苗得意地笑了，说，这叫黄花苗，和你们妈的名字一模一样。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蒲公英。

我少年时期的烟花 / 221

那一枝桃花上，或许是有着许多细小的引线的。然后，“嗤”声响起，无数桃花次第开放，一地的光辉。

青少年木瓜 / 245

斯医生的手掌夹带着温暖，再一次落在木瓜的头上时，木瓜笑了起来。笑着笑着，他就想哭。

有间酒吧，有间米店 / 271

他只知道一抬头，雨越来越大了，铺天盖地地落在他的脸上。

达芙妮在尖叫 / 295

这一次尖叫，令达芙妮的声带严重地撕裂。像告别了什么似的，她觉得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像水草一样摇摆 /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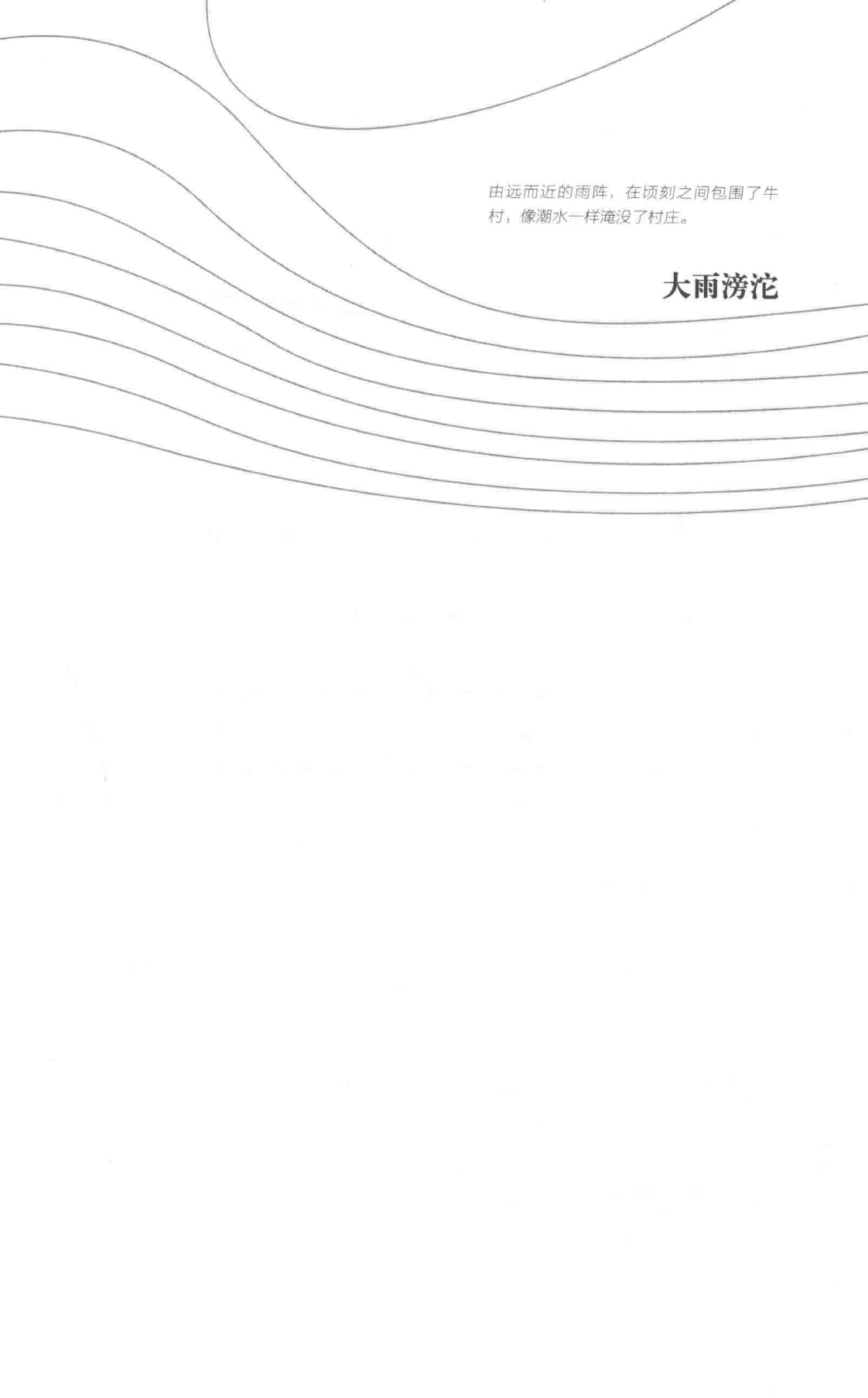
小泥的眼前，模糊的一片，她突然发现，她面前的生活，也像水草一样，摇摆起来。

在雨里洗澡 / 317

他穿着风衣的瘦弱的背影，多么像是一个侦探。一会儿，他就消失在雨夜。

在天堂洗澡 / 331

我不知道该继续站下去，还是离开。
因为我看到的这个女孩子那么熟悉。她的名字，叫作小曼。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composed of several thin, dark, wavy lines that flow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These lines are of varying thickness and curvature, some appearing more pronounced than others.

由远而近的雨阵，在顷刻之间包围了牛
村，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村庄。

大雨滂沱

第11章

H A I F E I

Z I X U A N J I

W O S H A O N I A N

S H I Q I D E Y A N H U A

牛三斤的目光从报纸上挣扎着爬起来，攀上屋檐，他看到了由远而近的雨阵，在顷刻之间包围了牛村，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村庄。牛三斤说，现在，我们开会。

这是一场雨水笼罩着的会议，天井里的两棵美人蕉绿得很安静，不时地在雨水里款一下身子。它们在祠堂里生活已经很多年了。现在，这儿被改成了村委会，香火没有了，祖宗牌位也没有了，凭空多出来的是牛三斤的身影。牛三斤是村委会主任，他喜欢在祠堂里散步，他把这儿当成了属于他的中南海。当他看到妇女主任矮胖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开会。

妇女主任的手里，不停地甩着那柄黑色的折伞。她的短头发被打湿了，半边身子也打湿了，透过薄衬衣可以看到厚实的皮肉。牛三斤皱了一下眉头，他告诉大家，镇上的电器工业基地，又要征用咱们村的地。上一次是一万五一亩，现在涨到三万一亩了。村里有了钱，所以，要浇一条通往镇上的水泥路，还要把村里小路进行硬化，另外，

还要造一个灯光球场。灯光球场是什么？灯光球场就是有灯光的球场。因为土地征用，镇上给了村里十个进家用电器厂的名额，到时候要分配到各个电器厂里上班。

会议的气氛有些热烈，因为村里就要有钱了。村干部们讨论得很欢畅，都在想着家里的孩子能不能进厂，道路硬化能不能顺带着把家门口的一小块地给同时铺上水泥。村干部们的嗓音就高了起来，喝茶的在喝茶，抽烟的在抽烟，村委会办公室的热闹气氛被雨水淋透了。在江南，这样的雨连绵几十里上百里，像一条扭动着的青龙。

然后，人群散去，黄昏来临。只剩下牛三斤对着一地的瓜子壳和烟蒂。妇女主任坐过的凳子上，留下了一个明显的水渍，那是一个硕大的屁股印。牛三斤对着水渍说，猪，猪，真是猪。他点了一根烟，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看到四方天井里，雨仍然铺天盖地地浇下来。牛三斤仰头对着天空说，天，咱们村，要有钱了。

如果你是一只躲在檐洞里的麻雀，从上往下看，隔着密密的雨阵，你会看到一个秃了头发的男人，反背着双手，嘴里衔着烟。屋子里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村委会办公室的傍晚。

2

茶茶坐在院子里的一块大石头上，手里捏着一块布，不停地擦着眼角流出来的黏糊糊的水。她的视力越来越差了，只能看到晃动的人影。雨后初晴，她的身边升腾着白色的地气，所以看上去，她像是一个被放在蒸锅里的人一样。她的儿子牛勇强坐在屋檐下的一张椅子上，颤颤的像一片树叶。他三年前和村联防队去抓牛百岁和牛百顺兄弟俩组织的赌场，结果从二楼的平台上摔了下来。那时候他很勇敢，他冲锋在前，他踢开门，他大吼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他看到牛百顺跑了，从平台上跳下去，于是他也跟着跳了下去。他以为能扑倒牛百顺的，结果他的脑袋着了地。当时他只是觉得有些痛，第二天他吃饭的时候突然倒下，大喊一声，马超英，我不行了。



牛勇强果然就不行了。他被人从医院接回来的时候，不会说话，两只眼珠子不会转动，不会吃东西。他就像一根弱不禁风的稻草，轻轻一扯就能把他给扯断。马超英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她还是牛勇强新婚的老婆，却从此要开始照顾一截木头一样的老公。很多时候，马超英一边在镇上菜场里的肉摊上卖肉，一边回忆往事。那时候从部队服役回来的牛勇强身材高大，英气勃发，马超英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媒婆问她满不满意，换成别的姑娘都会很害羞，马超英却不害羞，说，就是他了。于是马超英嫁到了牛村，当上了牛勇强的老婆。好日子没过几天，马超英就摊上了这事。马超英就想，这是命。

婆婆茶茶会照顾牛勇强，经常给他喂汤汁稀饭。但是婆婆年纪大了，给牛勇强擦身的任务只好落在马超英的头上。马超英因为经常要把牛勇强抱进抱出，所以她的力气越来越大。马超英想，再这样下去，自己肯定可以去当一名举重运动员了。

马超英骑着她半新的嘉陵牌摩托车回到院子里的时候，看到茶茶正坐在一堆地气里沉思，像是在想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一样。马超英把摩托车停好，说，婆婆，你真像一个半仙，你坐在一堆烟雾里的样子，最起码也得像何仙姑。

茶茶翻了翻白眼说，牛百叶想进电器厂。

马超英说，她这个性格能进家用电器厂的？你以为家用电器厂是天堂？很辛苦的。做那种胶木的开关，一股难闻的味。

茶茶说，那也比务农强，比上山摘茶摘桑叶强。

马超英说，那你让她去家用电器厂好了。

茶茶说，她去不了，她的名额被牛小凤的妹妹牛柳挤掉了。

马超英说，你怎么知道是被她挤掉的？

茶茶说，我们家的地，被村里收回去一亩半。他家的地，才收回去半亩。这些地都卖给镇里当工业基地了。你说，是不是要先轮到我们家牛百叶进厂的？

马超英说，那你想怎么样？

茶茶说，我要你去把这个名额争回来。我们家就数你最有用，

你不仅会当好老婆，还会杀猪。你一定要把我们家的名额争回来。

马超英说，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能把名额争回来？

茶茶说，我不管，我就要名额。如果你争回来了，咱们家就有一个工人了，就不会被人看不起了。

这时候，牛百叶进了院门，她打扮得很时髦。其实她是一个很漂亮的人，腰那么细，屁股那么圆润，奶子那么坚挺，脸蛋那么白净，五官那么标致。她看了看一堆地气里坐着的茶茶，又看看摩托车边站着的散发着猪肉气息的马超英，一句话也不说就进了门。

茶茶说，你给我站住。

牛百叶站住了。

茶茶说，你有没有大小的，你连妈也不叫一声了，你连嫂嫂也不叫一声了，你还是不是我们牛家的人？

牛百叶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对着马超英笑了一下，马超英觉得，牛百叶笑起来真是美。牛百叶走到哥哥牛勇强的身边，轻轻拍了拍哥哥的脸，低声说，哥，你累不累？

牛勇强没有说话，只是被牛百叶拍下了一串涎水。然后，牛百叶转身进了屋。她突然在马超英的视野里消失了，像是被空气融化掉一样。马超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将自己的身体靠在油腻腻的专门用来运送猪肉的半新嘉陵摩托车上。院子里的那块大石头上，坐着寂寞的茶茶。那块大石头是以前牛勇强家起房子做地基时，多出来的一块石头。因为搬出去扔掉太麻烦，便成了茶茶的座椅。茶茶不再说话，她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是要被人照相的样子。她的目光平视，跳跃着跃出了院门，然后抛向远方。远方是通往镇上的一条大路。马超英想，茶茶很像是什么东西。马超英想了很久，后来她终于想了起来，茶茶很像一只木然的乌鸦。

马超英是三天以后去村小的。村小里只有一个老师，那就是牛

村大名鼎鼎的牛小凤。牛小凤是个男的，但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牛小凤说，凤为雄，凰为雌，谁敢说牛小凤是女人的名字？牛小凤是个大胡子，而且他的指甲很长，一双手白净而纤细。他最拿手的是织毛衣，他曾经为村里很多人织过毛衣。牛小凤不仅会教语文、数学，还能教思想品德、音乐、美术、体育。他简直不是个人，他是个孙悟空，什么都会。马超英一步步地向村小走去。村小很破败，曾经是大队的饲养场。以前这儿生活过很多幸福的猪妈妈和幸福的小猪。现在猪妈妈不见了，只有一个牛小凤。现在小猪们也不见了，只有很多年龄不等身高不等的牛村的孩子们。在牛小凤的眼里，这是一群笋，长短不一的笋，见风就长，见雨就长。

破败的村小距离马超英越来越近了。它很像一个老掉的老人，在阳光下打盹。它看到马超英穿着一件格子的两用衫，一条半旧的牛仔褲，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过来了。马超英还系着一块皮围裙，围裙上溅着一些猪毛和肉末。显然，在这之前，马超英刚刚杀翻一头猪。她连皮围裙也没有脱去，就来到了村小。她走进村小的时候，看到村小走廊上，有两只晒箕，晒箕里铺着桑叶，一些白色的蚕宝宝正在缓慢地蠕动。马超英想，这些蚕真像牛勇强呀，牛勇强因为晒不到日光，也是白白嫩嫩的。

马超英走到教室的门口，她看到牛小凤正在写粉笔字。牛小凤站在一小堆光影里，阳光在他的大胡子丛中跳跃着。他把粉笔字写得很飘逸，他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些粉笔的灰尘扬了起来，在阳光里翻滚着。那些坐得端端正正的学生，把两只手并拢了放在胸前的课桌上。他们有的流着鼻涕，有的结着眼屎。但是马超英突然觉得，这是一幅多么幸福的画面。马超英认的字不多，她敬重有学问的人。除了大胡子牛小凤喜欢养蚕、织毛衣，手太白净，以及有时候有些娘娘腔以外，她基本上认为牛小凤是牛村最牛的人。

下课了。学生们从课堂中涌出来，如一群正在成长的幼小的鱼，在激流中奔向一个闸门。牛小凤夹着教科书也走了出来，他走向他的办公室，一间小巧而简陋的屋子。马超英跟着他走，一边走一边和牛

小凤说着话。

马超英说，牛小凤，你的蚕养得好，你的毛衣织得好，没想到你的粉笔字也写得那么好。

牛小凤很谦虚地，但是却又头也不回地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那是我应该做的。

马超英说，牛小凤，但是有一件事你做得不地道，你怎么让你的妹妹牛柳，把我小姑子牛百叶的名额给挤走了？

牛小凤仍然头也不回地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你太客气了。

他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似的说，马超英你刚才说什么？牛柳挤了牛百叶的名额？

马超英说，是呀，牛柳可以进家用电器厂了，牛百叶却进不了。牛柳家被征用的田是半亩，牛百叶家被征用的田可是一亩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挤掉我的小姑？你就不怕我的尖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吗？

牛小凤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起来。他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让马超英进来坐。马超英看到办公室里养着一盆嫩得出油的吊兰，马超英不由得感叹起来说牛小凤呀牛小凤，你怎么什么都能养呀，动植物都养得那么滋润，你真有闲心啊。

牛小凤笑了，说，你也有闲的，你只是没心而已。

牛小凤给马超英泡了一杯茶，他白净的手指头捡起了掉在桌上的些许茶叶，然后他端着茶杯放在马超英面前说，这是新茶，你尝尝。

马超英喝了一口茶，她被茶水烫了一下，哇地怪叫起来。

牛小凤笑了，慢条斯理地说，茶要慢慢喝，那叫品。小口喝，那叫饮。大口喝，那叫喝。猛喝，那叫牛饮。你刚才那一口，属于牛饮的范畴。

马超英有些哭笑不得，说你真是废话特别多。

牛小凤说，我真的不知道挤掉你家名额的事，这是村主任牛三斤定的，他通知我们说，要我们做好上班的准备。不过，他想要我妹妹嫁给他的那个花痴儿子。这一点，我是坚决不能答应的。你知道什么